



韭菜帖

庞善强

我对民歌的热爱最早源于父亲。他念过几年私塾，识得一些字，且拿起毛笔写得有模有样。他还擅弹三弦琴，只要是熟悉的曲子便能自在流畅地弹奏出来。父亲的嗓子亦好，常常哼唱的曲子便是“爬山调”(内蒙古民歌长调)，或者是山西民歌《割韭菜》。受父亲影响，我对民歌便有了一种特殊而美好的情愫。

父亲不仅喜欢唱《割韭菜》，更喜欢种韭菜。我家院外有一片圈起来的菜园子，我们那里称之为“圈圃”。打我记事起，那园子里每年春夏便是韭菜花。我父亲种得一手好菜，不大的一个园子被他密密分割开十几个菜畦，每个菜畦里种植一种菜，唯独韭菜种有两畦。那时的我并不知道为何韭菜受到父亲的偏爱，但也渐渐发现了它的与众不同：园子里的韭菜割了之后还会重生，有着极强的生命力。

父亲割韭菜往往选在早晨。一早起来，园子里的韭菜嫩嫩的绿绿的，还挂着些许露珠。父亲有一柄明晃晃的薄而锋利的小刀，他一手轻轻挽住韭菜的腰身，一手小心翼翼探进镰刀，沿着地皮只那么轻轻一割，并无半点声响，一大把韭菜便攥在手里。杜甫《赠卫八处士》中有“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的诗句，诗中描述友人冒雨剪春韭，用的是一把剪刀。民谣有“触露不

掐菜，日中不剪韭”，说的割韭工具亦是剪刀。宋朝文学家陆佃之《坤雅·说韭》亦谈到割韭菜宜用剪刀。我父亲虽读过几年私塾，但未必知晓这些割韭之玄机，他只管用他那把小巧玲珑的小刀，一丛丛一割再割，那割掉的韭菜茬子依然会倔强地生长起来。

韭菜在过去是村里人少不得的一种调味食材。倘若是个什么节日，或者是家里有亲戚上门，村里人便少不得一捆嫩韭菜，或拌凉菜，或炒鸡蛋，或是挤出一点白面包顿饺子，或多或少都需要韭菜来搭配。

我家虽说种那么多菜，但我母亲很少舍得吃，这些菜多用来换取家中的口粮，以及我们姐弟的书本费。母亲很节俭，家里吃白菜只剥取最外层的老菜叶，每天是一层一层地剥，每剥掉一层，往一颗鸡蛋便能换走一大把蔬菜。倘要知道买菜的家里来了客人，父亲还得白搭一捆子韭菜。至于村里无依的鳏寡老人，路过我家园子时歇歇脚搭话，我父亲便会送上一把菜。不过，有

件事一直让他头痛不已，那时村里驻扎下几个从城市来的年轻人，他们不买菜，却喜欢半夜里到我家菜园子自己去摘。一开始，父亲不以为意，说这些孩子也够苦的，大老远从城市来到咱农村，吃不饱也住不好，咱自家种的菜就拿点吧。可是，后来那几个年轻人在晚上摘菜时会随意乱踩，把园子里的菜苗踩得东倒西歪。父亲只是自己生气，断然不会去和那些年轻人理论，但这样的情形时间一长，父亲便不愿再去打理菜园子，直至后来索性把那园子改种了蓖麻。

父亲的菜园子日渐远去，再后来连同父亲唱的《割韭菜》亦一同变得模糊，直至现在变成了一段段查渺的回忆。只是我对民歌的情感愈来愈浓，除了喜欢晋陕蒙的民歌外，尤其喜欢青海、宁夏的民歌“花儿”。

宁夏花儿《院子里长的是绿韭菜》异常欢快生动：“院子里长的是绿韭菜呀，不要割呀；你叫它绿绿地长着，不要割呀；你叫它绿绿地长着，我的阿哥呀，你不要割呀，你叫它绿绿地长着……”曲子采用排比递进、反复咏叹的创作手法，将一对农家男女之爱情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宁夏花儿，就好像在唱腔尾部拖着一串串连续迭起的悦耳的滑音，那滑音恍若百鸟和鸣，又若旖旎春潮卷舒张合、浪浪翻滚。青海花儿《割韭菜》

比较起来则是舒展活泼节奏明快：“正月到了苍术开，亲戚朋友来拜年，宰给个鸡儿你不吃，端吃院中的绿韭菜。打发小姐割韭菜，小姐起身就离开，左手提个灯笼儿，右手拿个韭菜儿。双扇子门单扇开，小姐斜身溜进来，一席萝卜一席菜，不吃萝卜割韭菜……”整首曲子阳光明媚，喜庆有余，将一位春华怒放的玲珑小姐描绘得身形娇态分外可爱。

各地以韭菜为题材的民歌多矣，但大多数所歌的内容离不开“韭(久)”这个爱情主题，就连梁启超先生亦乐意为此推波助澜：“韭菜花开心一枝，花正黄时叶正肥。愿郎摘花连叶摘，到死心不肯离。”

古往今来，人们赋予韭菜诸多美好情感，但是其作为一种大众食材，更多的是点缀着人们的生活。俗语说“正月葱，二月韭”，也就是说，二月生长的韭菜口感营养俱佳。南宋林洪撰《山家清供》载，六朝的周顛，清贫寡欲，终年常蔬食。文惠太子问他蔬食何味最胜？答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周顛学识渊博，工隶书善佛理，仕途经历也颇为丰富，后隐舍钟山西，终日长蔬，修林而居。从朝堂而至隐居，可谓清贫却不失尊贵，此为文人之清，抑或是长就了一副朝堂之上的傲骨？

不管怎么说，韭菜最具大众情怀，又有诸多紧贴底层的人文名家肯著述食饌，为其添彩。譬如汪曾祺先生的《四方食事》《五味》，王祥夫先生的《衣食亦有禅》《四方五味》等，这些作品集里或多或少都记录着与韭菜有关的一些食事与禅意，亦为寻常人家的餐桌上点亮了一盏暖暖的灯。

鹧鸪天·颂劳动者

尹慧轶

汗洒春秋绘锦章，不辞风雨筑康庄。心默默，志堂堂，平凡亦有好风光。田间沃野千重绿，市井高楼万丈长。

赞劳动者

赵俊玲

汗洒春秋绘锦章，辛勤铸就好时光。街巷晨昏清市井，岗台风雨护康庄。平凡亦有凌云志，实干兴邦万世芳。

致敬环卫工

樊改荣

银辉碧宇照寒身，瘦影阶前拾落尘。分分日照晴岚起，短短时光曙色新。汗结眉头白发，腰背弯脊映凉晨。雨打风吹无怨气，平凡岗位素心真。

劳动者宣言

史志强

五月的日历翻动红焰 五月的大地铺展多彩画卷 我是焊割现场飞溅的火花 是教案上未干的墨痕 是厨房上空飘升的炊烟 三代人的掌纹 在工具上重叠 将生活锻造造成光的链条 听—— 钢铁在歌唱 听—— 粉笔在开花 而劳动节的阳光 正穿过老茧的沟壑 浇灌整个世界的春天

四月水墨人间

秋水长安

北方的四月 历经九九的考量 万物皆为丹青妙手 峰峦与河流率先勾勒轮廓 解冻的土地皱出轻重的纹理 抽芽的柳枝破土的草儿们晕染浓淡 飞回来的燕子 是春天灵动的黑眼睛 最后，由杏花来签章 提交一幅千里江山图

父亲的手

左世海

扶过犁把，搬过种子，握过羊鞭 那双被血反复打磨过的大手 最终粗糙成一节节 老榆树的枝丫 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清闲 似乎只有忙碌 才是对这双手最好的定义 掌纹里绘满了田畴沟壑的草图 春风夏雨，秋霜冬雪 一辈子用这双手编织梦想的父亲啊 最懂得，人活着 什么时候该操拳拳头 什么时候该舒展手掌心



醉美人间四月天(国画)

程贤钧作

新绿

袁秀兰

最开始发现它们的时候是星星点点的，在墙根，在路边，在堤堰，在山脚，在褐色枝梢的尽头。像是谁用笔尖蘸了最淡的绿汁，轻轻点染。再看时，那点点的绿变成了小米粒似的芽，鼓鼓囊囊的，像攒了一夜的话，憋着不说。没过多久，米粒爆开了，吐出两片叶，像小小的指甲盖，薄得透光，太阳从背后一照，能看见里面细细的脉，一根一根，分着叉，一直分到看不见的地方。风一来，它们就舞，舞得整个春天都跟着动起来。 那绿，是慢慢浸开的，从泥土里，从雨丝里，汇成千点万点，然后，整个春天都变绿了。那绿，不是刷上去的，也不是涂上去的，而是从里向外喷涌出来的。每一片新绿都像憋着一股劲儿，争先恐后从泥土里、从枝叶间挤出来，挤得土地裂开细小的缝，挤得树皮绽出浅浅的口。低头往下看，仰头往树上看，满眼都是嫩生生的绿，它们密密匝匝叠在一起，在土地上织出数不清的纹路，把天空裁出无数个细碎的洞。阳光从树的缝隙里漏下来，落在肩上，一块一块，暖暖的，软软的，像春天的手，轻轻搭在你的肩上。 雨是夜里来的。不大，淅淅沥沥的，落在新绿上，不是“啪嗒啪嗒”的声音，而是“沙沙沙”的歌谣，像孩子刚学会走路脚步声，时急时缓。你躺在睡梦里听，听着听着，就觉得自己也变小了，小得能被一片绿叶托住。 早上起来，看到叶片上滚着水珠。那水珠不是圆的，是被叶面上的绒毛扯成了椭圆形的形状，摇摇欲坠地挂在叶尖上，叶尖轻晃，那水珠便滚落而下，掉在更下面的叶子上，碎成更小的水珠。再滚，再掉，再碎，直到渗进土里。蹲在旁边看，看得忘了手头的活儿，直到腿脚发麻才站起来。 土地变了颜色。原先干燥的土地，现在变成深褐色，踩上去软软的，鞋底沾了泥，沉甸甸的。低头看，草芽早已冒了头，细细的，尖尖的，戳破地皮，像无数根绿色的针。再过去些日子，这些针就会柔软起来，柔软成一片绿毯，让人舍不得踩上去。 其实年年如此。冬天的土地光秃秃，枝丫光秃秃，到处灰茫茫、冷冰冰的。然后某天，毫无预兆地，那些绿就生机勃勃地回来了，从那些干燥的皮里，从那些僵硬得折断也不流汁水的木头里，一点一点往外拱出来。拱出来的新绿那么嫩，嫩得碰一下就要掉落的样子。它又那么韧，下再大的雨也打不落，刮再大的风也只是摇一摇、晃一晃。摇晃完了，继续自顾自地绿，仿佛什么也不曾发生。 风又吹过来了。我们侧着耳朵，听嫩嫩的、新新的春天。那是生命破壳的轻响，是细芽儿顶开的泥土，是才醒来的光，浅浅的，在风的酒窝里打滚；是刚学会奔跑的绿，哗啦啦在溪水中开出浪花。 满树的嫩叶约好了似的，齐齐翻着身，露出浅色的肚皮，又翻回去。一翻一覆，一明一暗，整棵树都在眨眼，还打着只有它自己能听懂的口哨。 在树下站久了，就会发现，那些绿慢慢钻进了春天的深处。 不远的地方，有孩子们跑过，喊着什么，声音被风吹着跑，欢快的、细嫩的声音缠在树枝间，缠在那些新绿里。 那是比新绿更新的旋律。

巨洲钢具厂：“小鸡”下“鹅蛋”的传奇

栗培林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同市巨洲钢具厂闻名遐迩，其主打产品钢制档案柜、文件柜、保险柜畅销市场；对大同市民来说，该厂生产的“哈飞”牌防盗门更是家喻户晓，户户偏爱。“巨洲”牌系列产品曾摘取全国“七五”星火科技成果博览会金奖和银奖，多次荣获省、市名优产品奖，企业被评为山西省“守合同重信用单位”，厂长张存祥被评为省、市劳动模范和优秀青年企业家。

就是这样一个人，它的前身其实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作坊”。1982年，大同市城区东街五金二厂成立，工厂占地600平方米，张存祥任厂长。时年29岁的他带领26名待业青年、街道妇女、残疾人、无业者在几间破烂的平房内，凭着手艺干起了敲打白铁皮簸箕、灰斗、炉筒的营生。面对缺乏设备、资金的窘境，张存祥带领职工白手起家开始艰苦创业。

引进人才和技术，走科技兴厂之路

1982年，张存祥就暗自立下了“宏伟目标”，想搞钢制文件柜，以替代木制文件柜。他先从商店里买回一套铁皮文件柜，经过解剖和测绘，仿制了200多套，但由于工艺和技术不过关，生产出的产品没有销路，只能堆放在本来不大的厂院儿里。这让他愈来愈感觉到人才和技术的重要性。他打听到退休老技工魏有贵和郑安邦是两位技术大拿，懂得钢制生产的工艺和技术，于是三顾茅庐，聘请二人到厂担任车间主任，又聘请了一位老工程师负责全厂质量管理。随后又接收了8名大中中专毕业生，成为厂里的技术骨干。在科技兴厂的

道路上，他们用意志和汗水作动能，用技术和工艺作支撑，巨洲钢具全部采用优质冷轧技术，配套烘漆和粉末静电喷涂工艺。钢制柜生产技术难关被攻克，生产设备增加到30多台，实现了作业流水化、操作机械化、产品标准化。到1996年，全厂销售总收入和实现利税比1982年提高了近16倍，人均劳效2万元，产品发展到7大类40多个品种。

以质量求生存，走质量立厂之路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对消费者对产品质量越来越高的要求，张存祥带领全厂职工狠抓质量管理，坚持“三管齐下”：一是从提高职工素质入手，狠抓技术培训和岗位练兵，使职工都能熟悉本岗位的图纸、标准和工艺，能核对原材料、半成品，对关键性岗位进行上岗前培训。二是加强现场质量监督与检查。全厂实行质量一票否决制，上道工序视下道工序为用户，对不合格的工件下道工序可以拒绝接收。三是全厂职工树立“用户至上”的理念，时时处处为用户着想。严格的质量管理有效地提高了产品质量，使产品出厂合格率达到100%，优质产品率达到了76%，被省档案局指定为钢制档案柜定点生产厂家。

以市场为导向，走广告开拓之路

广告是信息传递的重要媒介之一，是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好帮手，它可使消费者尽快知道产品、认识产品、接受产品。张存祥的头脑中很早就意识到广告的价值。1985年6月28日，《大同

日报》第四版以三分之一的版面推出了“向您提供”专栏，刊出巨洲钢具厂10个品种的产品简介。没几天，接到近百个咨询电话，有的用户拿着报纸亲自到厂看货，比对产品质量，选购到心仪的产品后满意而归。从此一发不可收，在省、市主流媒体以及《电话号码簿》上，都可见巨洲钢具厂的广告，市场效果颇佳。

此外，巨洲钢具厂还十分重视参加各类展销会、订货会。张存祥常说：“多让一个人知晓，就有多售出一套产品的可能，就会使企业多一份竞争力。”1988年7月，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客商从展销会上掌握了该厂产品信息后专程来同，与张存祥谈成了生意。当这位客商得知这是一个仅有80名职工的小企业后，赞叹不已。1992年9月，我市举办第四届全国大同国际蒸汽机车节，偌大的会场，巨洲钢具厂的两块大宣传牌引人注目。

广告是打开市场的金钥匙。凭着过硬的产品质量，在广告宣传的助力下，巨洲钢具厂生产的“哈飞”牌防盗门供不应求。其生产的煤气灶专用柜投入批量生产后，在《大同日报》上刊登了广告，订购者纷至沓来。

拓宽发展空间，走横向联合之路

1993年5月，巨洲钢具厂因城市改

造搬迁，新厂址不适宜大规模生产。于是该厂与大同市南郊区永久村经济总公司联合，组建了大同市巨洲钢具股份有限公司，既解决了钢厂地盘有限的问题，又盘活了永久村10多亩闲置土地，一举两得。公司组建后，产品品种翻新快，产品质量优，交货期约准，服务手段活，联营一年，开发新产品16种，产品销售到全国多个省市，1994年实现销售收入500万元。

1994年，巨洲钢具厂联系到哈尔滨飞机制造厂，决定共同投资合作，组建大同巨洲防盗器材公司，生产“哈飞”牌金属防盗门。哈飞集团多次派出技术人员到厂指导，很快该产品开始批量生产，其具备防盗、防火、保温、隔热等性能，经公安部检测中心检测达到防盗门A级水平，性能指标居全国同类产品首位，成为获国家专利局审定的专利产品。

市场竞争潮起潮落，尽管巨洲钢具厂创造过昔日的辉煌，但限于体制和机制的先天不足，公司产权不明晰，运行不规范，导致失去了很多发展机遇，曾经写下的“小鸡”下“鹅蛋”的传奇成为过往的记忆，思来令人惋惜。

《大同工业史》编纂办公室供稿，欢迎社会各界赐稿，来稿请发至平城书院邮箱：pcsy22@163.com



母亲

董映青

有一句话人们耳熟能详——妇女能顶半边天，然而在我眼里，每日辛苦操劳、为我们遮风挡雨的母亲，早已以一己之力为我们撑起了一片蓝天。 自从父亲疾病缠身后，母亲就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父亲走后，母亲独自撑起了这个家。女子本弱，为母则刚。为谋生计，母亲继续经营着父亲留下的快餐店，早出晚归、不辞辛劳。每天四点半，闹铃一响，母亲就开始一天的忙碌。快餐店每天早上以卖稠粥为主，熬粥的环节虽然不算复杂，但也是有技巧的，包括水量的选择、火候和时间的把握，都有讲究。母亲动作娴熟地淘米、加水、开火，灶台热气腾腾，她挥汗如雨，为了擦汗方便，她的脖子上经常挂着一条毛巾。毕竟是女性，体力有限，挪动粥桶对她来说颇为费力，她总是挪了一面，再换个角度去挪另一面，这样既不容易被烫着，也更容易使巧劲发力。日复一日的辛勤劳作，母亲的双手时不时发麻，可她没喊过一句苦和累。母亲是我们兄弟俩的坚强支柱，而我们是母亲坚持不懈的动力。 母亲性格直爽，对我们的要求也极为严格，宽容而不纵容，关爱但不溺爱。不管生活如何艰辛，她总是展现出坚韧和乐观的一面，给予我们温暖

的守护和无穷的力量。 弟弟在铁路上班后，母亲心安了不少，但我的工作问题一直是她心里放不下的一块石头，也是她日渐衰老依然辛苦操劳的主要原因。去年我考公面试失利，自己满心遗憾，也让母亲的心又一次跌进了谷底。之前我还豪言壮语地对母亲说：“等我‘上岸’后就别在快餐店忙活了，这不是商量，这是通知。”可没承想现实啪啪打脸。我突然觉得十分对不起母亲，就像歌词说的那样——一句先苦后甜，我却让母亲等了一年又一年。至今犹记当我告诉母亲我的综合成绩时母亲平静的表情，她的眼神虽然掠过一丝遗憾，却依然安慰我：“没事，说明咱还是有这个实力，下次争取多领先几分。” 母亲一天天地变老了，当年的银丝仿佛诉说着她走过的岁月沧桑。每次帮母亲染发时，看着母亲头上的白发，我的心里都会泛过一阵酸楚，她的这些年仿佛就是为我和弟弟走过的，我不知道欠母亲的可以用什么去还。 母亲操劳了大半辈子，为了父亲、为了我们兄弟两个、为了这个家奉献了太多。我想，该我们接过母亲的担子，扛起家里的责任了，母亲也该歇一歇，享受享受属于自己的时光了。

本版投稿邮箱 Email: dtjyungang@126.com